

李白破使书

话说强盛的唐皇看到一个相邻的小国土地肥美,风光绮丽,物产丰富,早有侵占这国的图谋,并多次先在边界挑起争端。

唐皇的图谋,也已被小国君王掌握,因此,他们在边境上加强武装力量,在利用小国四周道路崎岖、易守难攻的有利条件的同时,加强对军民保家卫国的教育,做到兵强马壮。

一天,小国之君在做好备战的同时,主动出手,先发制人,派一个使者呈送外交使书给唐皇。唐皇接见了使者,收下使书打开一看,只见正文只有四个字:“天心取矣。”唐皇不明其意,召问左右官员,众人一看,个个摇头,都说不知其意如何。

唐皇速究来使:“天心取矣”是何意?使者称,这乃外交公文,我只管送呈,你堂堂大国之君都读不懂使

书,我亦不知其然。

唐皇受到讥讽,一怒之下,顾不上外交关系,下令将小国使者杖禁起来,质问使者,使者曰:“此为国家级机密。”死也不肯明说。

随后,唐皇召集朝廷文武官员详细研读这四个字的含义,可是,七天七夜过去了,仍未破译其意如何。

这时,小国之君又派人拜见唐皇,抗议唐皇扣留使者的不当行为,急得唐皇六神无主,一筹莫展,大骂满朝文武官员枉读诗书,枉食皇粮,枉为朝官,连小国送来的使书都读不懂,真是奇耻大辱!

几天来,在朝廷任职的李白也和同僚们一样,对这四个字夜以继日,苦心推敲,多方猜测,后来终于试着在“天心取矣”四个字上,每字加上一笔画,变为“未必敢来”。这“未必敢来”就是警告唐皇,我们的边防固若

金汤,我们时刻准备着,你们大唐国是不敢贸然行动的。

李白将此破解上报皇上,经众官研究后认为破解有理。后经使者核实其意后,使者对正确无误的破解也十分敬佩。

此刻,唐皇如梦初醒,深感这邻国之君不是等闲之辈,该国人才济济,文武双全,不然,写不出如此高深莫测又暗藏玄机的使书来,故打消了侵占它的念头,并从此与邻国建立更加友好的关系,和睦相处,边关安宁,人民安居乐业,国家繁荣富强。

由于李白破解使书立了大功,唐皇开恩嘉奖李白。唐皇知道李白平常是爱喝酒与写诗的人,因此,手谕给李白全国各地都可以“逢店饮酒,见库支银”。

从此,李白畅游天下,在“逢店饮酒,见库支银”的衣食无忧之中,踏遍了祖国名山大川,看尽了各地风土人情,因而给后人写下了近千首美丽动人的诗篇,其中大都是歌颂祖国壮丽河山的诗作。

摘自《梅州日报》

秦桧是皇帝身边的“减震器”

北宋秦桧是著名的投降派人物,他因陷害抗金名将岳飞而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。不过,很少人知道,他原本却是个力主抗金、反对求和的强硬派代表。

靖康元年(公元1126年),金兵南下进攻东京汴梁,当时还在国子监担任学正(掌学规与训导)的秦桧慷慨上书,告诫朝廷金人贪得无厌,别指望通过割地来满足他们的欲望,千万不可松懈武备守御。结果朝廷却派他跟随张邦昌去金营议和,秦桧认为“是行专为割地,与臣初议矛盾,失臣本心”,于是连上三章,终于推辞掉这个屈辱的差事。

这样一位坚定的主战派人物,为什么会在南宋偏安江南后摇身一变,成为死心塌地的主和派呢?

《宋史·秦桧传》的一段记载颇为意味深长:绍兴八年(公元1138年)十月,一次退朝后,秦桧独自留了下来,对高宗赵构说:群臣对敌与和意见不统一,无法决策,如果陛下决定要议和,就请陛下专门和我讨论,不

要让大臣们瞎掺和了。高宗不假思索就同意了。秦桧又说:这样怕还是有问题,请陛下考虑3天再作定夺。

过了3天,秦桧又独自留了下来,高宗进一步表明了要议和的决心。秦桧还是觉得心里不踏实,说:请陛下再考虑3天。

又过了3天,两人再次单独见面,秦桧终于确认高宗的议和之心坚定不移,这才正式写下奏章,要求确定议和,不许群臣持不同意见。

这段记载充分证明,南宋朝廷弃战主和的主心骨是高宗赵构,而秦桧不过是号准了主子的脉搏,从而果断地跳到前台为之奔走呼号的得力干将。至于他在此后大肆斥黜忠良、陷害主战派将领,搞得朝中乌烟瘴气、奸佞横行,那都是为了坚定主和而付出的巨大代价。若论罪魁祸首,当推高宗赵构,秦桧其实只是在替皇帝背黑锅而已。

皇帝自古圣明,罪臣自然当诛。绍兴二十五年(公元1155年),秦桧

66岁时寿终正寝,高宗赵构给了他一个“忠献”的谥号,意思是说他“忠诚而聪睿”。可到了

开禧二年(公元1206年),主战的宋宁宗赵扩不仅将秦桧曾获的王爵尽数追夺,还将他的谥号改为“谬丑”。皇帝依旧英明神武,秦桧却从忠臣变成了奸佞。

秦桧冤吗?说冤也冤,说不冤也不冤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曼曼曾说过:“每个总统都需要一个被人咒骂的狗娘养的,而我就是尼克松手下的这样一个角色。我是他起缓冲作用的,既要设法把他想做到的事情搞成功,又要代他受过挨骂。”

秦桧正是高宗赵构身边这样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,他不仅帮助皇上实现偏安江南的心愿,还将自己变成皇上身边的“减震器”,使得皇帝的最高权力和权威免受朝野政治风暴的直接冲击。

其实,何止高宗与秦桧,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,哪一朝哪一代不是在集权者与“减震器”这样的组合中延续下来的呢?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只有一个空当属于你

诺曼底登陆的成功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战役。这次战役后,盟军看到了向他们招手致意的胜利之神,德军则感受到了失败的阴影正一步步逼近。

当初,盟军万事筹备妥当,陆、海、空军蓄势待发,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选定一个登陆日期。其时,阴雨连绵,天气恶劣,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高级指挥官们如坐针毡,急不可耐。

焦急中,上帝为盟军开启了一扇机遇之门:据气象部门报告,6月6日将有12个小时的晴好天气,之后

天气会继续恶劣下去,但10天之后,会有数天的晴好天气。是利用近在眼前的12个小时的短暂晴天,还是等待10余天后长达数天的大好天气?艾森豪威尔没有迟疑,他和他的指挥官们果断决定:登陆就在6月6日。

以后的事实证明,这个决策是多么的英明!

这个时候,受巴顿将军、蒙哥马利将军绝妙演技的蒙蔽,希特勒还没有回过神来,兀自坚定地认为,盟军绝不可能在诺曼底登陆。

诺曼底德军最高指挥官之一的

获得诺贝尔奖的战犯

将诺贝尔奖授予一个战犯,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决心,但瑞典皇家科学院还是这样做了。

1918年12月,他们宣布当年的化学奖获得者是德国人弗里茨·哈伯(Fritz Haber)。他同时也是一战中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。

此时距离战争结束仅1个月,哈伯则刚刚被战胜国列入战犯名单。这个消息像一颗重磅炸弹,把整个科学界炸得沸沸扬扬。来自英法两国的科学家尤其激愤,在他们眼里,哈伯是个彻头彻尾的战争魔鬼。

瑞典皇家科学院更看重科学本身,他们认为哈伯获奖当之无愧。理由是他9年前发明的工业化合成氨法,“使人类从此摆脱了依靠天然氮肥的被动局面”。在时人眼里,哈伯就像一个可能“解救世界粮食危机”的科学天使。

然而,在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后,他只能躲在瑞士的乡下。哈伯很清楚在过去的几年里,自己在战场上犯下了怎样的罪行。

1914年,一战爆发,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的盲目爱国热情,冲昏了威廉物理学及电学研究所所长哈伯的头脑。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了为战争服务的军事机构,并担任德国毒气战的科学负责人。

这个46岁的科学家,不仅专门

为部队派遣科研人员,还亲临前线选定氯气部队的驻扎地点。

第二年在哈伯的建议下,德军首次在战场上使用毒气,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。不过,当毒气战计划传达给德军师级指挥官时,遭到了所有指挥官的拒绝。只有部队被困在伊普雷城的阿尔布雷希特公爵予以支持。3个多月后,“毒气战”在伊普雷战役中正式诞生,造成英法联军约15000人中毒,并带走了5000多人的性命。

不过,这场毒气战最终并没有给德国人带来胜利,却让哈伯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。

哈伯的妻子克拉克也是化学博士,很清楚毒气的危害。当她恳求丈夫放弃这种惨无人道的武器时,丈夫不仅咒骂她,还声称毒气是“尽快结束战争的人道武器”。

愤怒和无奈之下,克拉克用哈伯的手枪自杀身亡。但这并没有促使狂热的爱国者冷静下来,相反,他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,都是“为了人类的和平,为了祖国的战争”。

即便是在获得诺贝尔奖之时,哈伯也无暇享受这份喜悦,更无暇顾及外界的非议。他忙于设计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黄金的设备与方案,以便帮助祖国尽快偿还战争赔款。实际操作后,他无奈地发现自

隆美尔也深信盟军不会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登陆,便请了四天假,回德国为他的太太过生日去了。

最为可怕的是,仅仅在登陆成功一周后,即6月12日,德军威力无比的杀手铜巡航导弹首次投入使用。

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,连艾森豪威尔也不由地惊出一身冷汗:“上帝只给了我12个小时,幸运的是,我抓住了它。”

一位成功人士说过:机会就像一扇迅速旋转的转门,当那个空当转到你面前时,你必须迅速挤进去。

当然,空当之后还会有空当,但那是留给别人的空当,属于你的空当只有一个。

摘自《非常可乐》

己的努力失败了。

“没有人可以怀疑哈伯对国家的忠诚。”德国科学家马科斯·普朗克和冯·劳厄公开强调道。他们都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,这些话是他们在缅怀哈伯时所言。

1920年,哈伯的名字被从战犯名单里剔除,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他举行了迟到的授奖仪式。

这个爱国者对自己曾经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思。在他的领导下,威廉物理学及电学研究所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研究机构,甚至一度成为世界著名的化学研究中心。

哈伯曾经做过的那些并不光彩的往事,也渐渐开始被国际同行们谅解。不过,这位爱国者却遭到来自“祖国”的打击。

随着纳粹的上台,哈伯由于犹太人的身份接连受到迫害。他所领导的研究所被强行改组,他的名字也被要求改为“犹太人·哈伯”(Jew Haber)。

这令哈伯忍无可忍。1933年4月30日,他发表了一份反对种族政策的声明。这份声明丝毫没有任何改变他的处境,在纳粹政权的迫害下,这个深爱着祖国的人,不得不流亡国外,不久因心脏病突发死在流亡的路上。

他留在身后的则是两张交互隐现的脸庞:一张是“奠定现代氮肥工业基础”的科学天使,一张是开“毒气战”先河的战争魔鬼。

摘自《中国青年报》

美文闲读

那些歌声洋溢的日子

崔永元

1971年,我8岁,小学一年级,我读的是农村小学,我的同学也大多是农村孩子。20多年后,我想起他们,依然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淳朴和可爱,值得自豪的是,那时学生承受来自学习的压力远没有如今这般沉重,有了悠闲你才能觉出天很蓝,水也很清。

学习的事如今基本上都忘了,印象最深的就是音乐课了。学了多少歌无法统计,只是每当听到熟悉的旋律,脑海中总能浮现当年的场景:放学后,文艺骨干围在院子当中,大树下程老师一挥手,歌声飞上了天。

程老师视力不好,似乎是严重的斜视,总搞不清他在看谁。头发花白,永远是一身深蓝色的制服,领子旁边的肩上永远有粉笔末。

除了歌,还有舞。我参加排练的是群舞《地道战》,构思很巧,20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,由于表演难度过大,经常出现倒行的场面,只好不断调换主要演员,最终我落选了。

其实,生活中安知非福的事情总有,那次盛大的演出,我最终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。在歌舞剧《野营路上》中,我扮演部队指导员。

故事并不复杂,解放军野营拉

练,是日艳阳高照,战士们因供水不足口渴了,恰好路过老乡的甜瓜地,有人提议花钱买瓜,指导员我谆谆教诲,打锦州时我军住苹果园而不吃苹果,如今我们路过瓜地而不吃瓜。这一幕被老乡看见,老爷爷摘了两筐瓜率孙子、孙女一路追将上来,群众非让吃,子弟兵就不吃,于是出现一幕感人的场面。

我穿的是父亲找来的军装,他在部队做政委。戏的结尾是高潮,老爷爷说吃吧,战士说不能吃,僵持不下时,指导员我迈上了一个台阶说:“同志们,让我们一起唱首歌吧!”于是我指挥,歌声起。

戏结束了。到傍晚入睡时,我还在想,那瓜到底吃没吃呢?20年后,我把这道题出给一起工作的同事,他们异口同声地说:“当然。”

演出格外成功,于是到附近的大队、部队、家属院巡回演出。到父亲所在的那队演出时,他作为政委在我们谢幕后走上台,逐一和演员握手,当然也握了“指导员”的手。我印象中,我们父子正式握手只有这么一次。

文娱活动搞得有声有色,程老师的音乐课自然也成了观摩课,自然也有彩排。表演的是音乐基础教学内容,彩排时程老师先在黑板上

画出台阶,标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,然后叫起一事先指定的同学问:“这是什么?”那同学说:“台阶。”程老师纠正说:“错了,这是音阶。”又问:“这念什么?”那同学便说:“一二三四五六七。”程老师又说:“错了,这念do, re, mi, fa, sol, la, si。”这段对答既机智又显节奏,是课堂教学鼓励参与的范本。

正式观摩时,意外发生了。程老师画完台阶,标好数字,转身笑吟吟地发问:“这是什么?”那同学倏地站起居然紧张地说:“音阶。”一时间,课堂内一般寂静。后来请教过相声业内人士,行话称此为“砍牛头”;如能继续应答,脱离设计称为“现挂”。这等绝活儿,非大师所不能为也。

我在农村小学上了3年,后随军迁往市内。我掰着手指数颂和感激这些一生一世普普通通的人,常老师教我朗读要用神情并茂,程老师教我唱歌要用心唱而不单单是用嘴。班主任王老师更是教我们学认字也学做人,她让班里的一个后进生和我结成对子。我因帮助别人,内心升起崇高感。

考上大学后,我曾揣着衣裤还乡的念头去看她,她真高兴,顺着梯子爬到家里的地窖去给我拿好吃的,当我看到拿上来的只是一盘廉价水果糖的时候,我掉泪了。我知道,她的日子一直很清贫,想一想,王老师已经是年近50岁的人了。

摘自《视野》

度,光与影的配合还真不错。老总一展眉头,哈哈大笑:“你懂得欣赏!”

又过了半个小时,第三个人才姗姗来迟。老总打开他的相机一看,好家伙,一百多张照片,清晰华美,张张美轮美奂。老总拍拍他的肩膀,一声轻叹:“你还是这么贪玩。”

一年后,老总退休了。第二个人被任命为总经理,第一个人被任命为集团里唯一的副总。第三个人原地不动。

若干年后,集团在他们两人的领导下,稳步推进,逐渐发展壮大。老总登山识人的故事也传为美谈。

但是,令人没有想到的,是只有第三个人成了老总的知己。闲来泛溪垂钓,醉赏春花秋红,在美丽的夕阳下,两人常常对望一眼,就发出睿智动人的微笑……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简单的幸福

周国平

早晨,啾啾醒了,屋子里响起了她的嘹亮的啼哭。她没有眼泪,只是用这信号报告她醒来的消息,召唤我们到她的身边去。然后,她躺在小床上开始自己玩,可以玩很久,兴致勃勃地啾啾呀发声,她的声音轻柔、婉转,真像是小鸟的啾啾。

在小鸟的啾啾声中,新的幸福的一天开始了。

和孩子在一起,天天是平凡的细节,寻常的情景,在外人看来毫不足道。可是,身在其中的人,感受完全不同。

你外出归来,她急切地朝你伸手,扑到你的怀里。你抱她,她把温润的小身体紧贴你,小脑袋偎依在你的胸前。她的嘴恰好挨着了你的胳膊,就啃了起来,一边把她香喷喷的小手也塞进你的嘴里。这些算得了什么?但你就是感到幸福。

她在妈妈怀里吃奶,我叫了她一声,她立即松开乳头,回头看我,满脸含笑。然后,她吃几口奶,再回头看,她始终是满眼含笑。她的眼神,完全是相识,是接受和满意,是放

心和信任。这些算得了什么?但你就是感到幸福。

婴儿期的啾啾,小脸蛋胖嘟嘟,红扑扑的,但仍是眉清目秀,我看她永远看不够。她的眼睛很美,大大的,澄澈而富有表情,眼梢上翘,眼帘是吊梢眼,非常狐媚呢。最好的是健康,一岁半前不曾生过病,一点儿不让我们操心。

在我们眼里,她近乎完美。这当然是偏见。一切父母当然有偏见。一切父母当然有权利有偏见。红谦虚地说:“我何德何能,竟有这么好的一个孩子。”

我问:“怎么好?”

红想了想,答道:“在她身上,上帝把我们两人的遗传结合得这么好。”

我笑了,说:“原来你是骄傲啊。哪里是遗传,上帝还给了我们两人没有的东西,所以会这么好。”

我向啾啾诉衷情:“爸爸真不敢相信,爸爸会有你,会有这么好的女儿。”

红补上一句:“爸爸应该有你,妈妈配有你。”

我说:“对,你是爸爸的命,是妈妈的奖品。”

我喜欢给啾啾喂奶,看她躺在我怀里,一双晶莹的眼睛望着我,满足地吸着奶瓶,我也感到了莫大的满足。

看我这么陶醉,红奚落道:“爸爸不要以为他喂奶,奶水就是他身上的。”

我答:“奶水就是我身上的啊,因为我整个儿变成了一只大奶瓶。”

我唱《在那遥远的地方》:“我愿你拿着细细的皮鞭……”

“你愿意抽他吗?”红问啾啾。

“宝贝,以后谁跟在你身旁,爸爸帮你抽。”我说。

“你想让她当老姑娘呀!”

我们的陋室里常响起这样的戏谑。

人世间真实的幸福原是极简单的。人们轻慢和拒绝神的礼物,偏要到别处去寻找幸福,结果生活越来越复杂,也越来越不幸。

有一回,红对我说:“夜晚,我看书,看进去了,好像什么都忘了。抬起头,突然看见小床,那里睡着啾啾,便感到一阵惊喜,心想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啊。”

说得非常好,这也正是我的感觉。小生命带来的幸福感是无与伦比的。最强烈的感觉是,你就在奇迹之中,你难以置信。

摘自《读者》

不停地挥舞着,还不时“哇哇”地号啕大哭。可爱的新生命让嘉宝原本阴郁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晴朗。与莫妮卡告别后,嘉宝走出了产房。刚好这时,一个钢铁大亨因肾病医治无效而死。他被推着从走廊里经过,后面紧跟着一大群哭哭啼啼的人。不经意间,嘉宝瞥见了死者悬着的一只手。也许是出于恐惧吧,突然,她的心电击般地抽搐了一下……

看完后,梅耶心头为之一震。接下来,他更是吃惊不小:嘉宝是在探望莫妮卡的翌日,作出了当时那个令人费解的决定了!他当即宣称发现了嘉宝退出影坛的真正缘由。对此,许多人发出阵阵嗤笑。他们觉得那件事再平常不过了,根本不足为奇。他们还认为,梅耶绝对是在炒作。

然而两天后,梅耶宣布从财产中捐出30亿美元!消息一出,他立即成为了全美的焦点。在捐赠仪式上,面对CNN电视台的镜头,他这么说:每个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,就不断地在抓取、占有着。然而,你的手抓得再多、再紧,但终究有一刻,它们还是会松开。

摘自《意味》

松开攥紧的双手

马晓伟

葛丽泰·嘉宝是个世纪的一名好莱坞影星。她的头上笼罩着太多太多的光环:奥斯卡终身成就奖、百年以来最伟大的女演员排名第五位……

然而,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,嘉宝却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决定:永别银幕!消息一出,全美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成千上万的影迷举着她的海报,拥挤在其公寓门口,企图把她留住。米高梅公司更是急得团团转,他们唯恐失去嘉宝这棵摇钱树,于是将其片酬翻了十番。然而,嘉宝是否接过任何片约。

从此,生性孤僻的她孑然一身,过上了离群索居的生活。几十年来,她每天都这么重复着:上午戴上墨镜去购物;午休一小时后,再上街溜达一圈;晚上则面对着电视机。每逢下雨天,她就会穿上雨衣,戴着航空帽,像个懵懂无知的小姑娘,在雨中优哉

游哉地散步。据说,这是她平生最喜欢做的一件事。

而究其原因不再拍电影的原因,普遍的说法是:为了所谓的票房,嘉宝不得不在米高梅公司的操纵下,扮演令自己厌恶的荡妇形象。这让她原本崇尚自由的心灵遭到极大的压抑。所以,一气之下,拂袖而去。

1990年,嘉宝悄然离世。十多年后,一个名叫赫勒奇·梅耶的年轻企业家疯狂迷恋上了嘉宝。他不惜一切代价收集了她所有的影片。每当黑白胶片转动起来时,梅耶都在想,嘉宝离去的理由肯定没那么简单。但到底是什么促使她那么做了呢?不久,梅耶在一份旧报中,发现了当时的一条新闻:

阴雨绵绵的黄昏,嘉宝拍完戏后,从片场跑到了一家医院。她来探望好朋友莫妮卡。莫妮卡刚刚生了一个可爱的男婴。小家伙攥紧双手,